

象徵、跨界、信仰、新生命： 以文學和女性主義視角重塑《若望福音》中撒瑪黎雅 婦人的形象¹

陳靜怡

天主教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提要

在《若望福音》中，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環繞著「水」、「婚姻」和「耕收」的象徵進行長篇對話（若四 4-42）。何為用象徵？認識象徵對讀懂《若望福音》第四章至關重要嗎？不懂象徵，撒瑪黎雅婦人的形象會出問題嗎？如何詮釋撒瑪黎雅婦人這篇經文才算是婦女的福音？本文從這些問題出發，試以文學和女性主義視角探討撒瑪黎雅婦人的身分認同和形象轉變的故事：女性主義視角幫助讀者發現撒瑪黎雅婦人詮釋所隱藏的問題形象，並重新思考她的形象問題；文學視角和象徵分析則帶給讀者一條新路徑，去重新想像撒瑪黎雅婦人的身分和形象。本文論析，撒瑪黎雅婦人與耶穌的相遇和對話使她逐漸受到啟發，最後因相信耶穌而蛻變，獲得新生命，並且她像耶穌一樣，成為帶來新生命的象徵。她的新形象是「活水之井」、「天國新婦」和「福音的撒種者」。

關鍵詞：若望福音、撒瑪黎雅婦人、象徵、女性主義視角

投稿時間：2024.07.21；接受刊登：2024.12.04；責任編輯：潘馨逸

¹ 本文是筆者曾以英文書寫，但未發表的論文〈通往生命的象徵：撒瑪黎亞婦人的新身分〉（“A Symbol Leading to Life: the New Identity of the Johannine Samaritan Woman”）之改寫，今以中文改寫，但保留原英文參考文獻；本文也是筆者於 2023 年修讀輔大宗教系顧孝永教授所開設《聖經與可蘭經中的婦女》這堂課的研究成果，在此向顧老師的指導和建議出版致謝。

壹、前言

《若望福音》的撒瑪黎雅婦人到底是誰？許多學者認為她是個不道德的女人²，因為她有過很多 ἄνδρας（希臘文 ἄνδρα 的複數型，中譯為男人或丈夫）的歷史（若四 18）。其中最顯明的是 Moloney 的評論：他將撒瑪黎雅婦人與《若望福音》中的「猶太人」相提並論，認為她最終並未理解耶穌的話，該被列入不信主的行列。（1998:114-150）³ Hylen 認為撒瑪黎雅婦人的信仰曖昧模糊，稱不上是完美的信仰，可是她願意接受耶穌的挑戰。（2009：54-55）女性主義釋經學者反對教會詮釋傳統長久以來賦予這位婦人的消極的形象；為了對當代婦女賦能的任務有所貢獻，這些學者一直致力於以各個角度來重構她的積極形象⁴，例如：韓國女性主義者 Kim 從性別、社會和殖民

² 對《若望福音》中的撒瑪黎雅婦人有負面解讀的學者名單，詳見（Schottroff，1996：157-162）。

³ 在《若望福音》中，「猶太人」（the Jews）是耶穌的死對頭，就是一群完全不相信耶穌，甚至對他懷有惡意，要殺害他的人。

⁴ 以「女性主義視角」來探討撒瑪黎亞婦人的形象問題，許多女性神學家已有不少相關的討論，例如：E. S. Fiorenza（1983）的《記念她——基督教起源女性主義神學重構》（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J. N. Day（2002）的《井邊婦人：若望福音 4:1-42 的回顧與展望》（The Woman at the Well: Interpretation of John 4:1-42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Carol A. Newsom、Sharon H. Ringe 和 Jacqueline E. Lapsley 合編的《婦女的聖經註釋》（Women's Bible Commentary）中 Gail R. O'Day 對解讀撒瑪黎雅婦人這篇經文的看法；C. A. Reeder（2022）的《撒瑪黎雅婦人的故事：在#ChurchToo 後重新思考若望福音第四章》（The Samaritan Woman's Story: Reconsidering John 4 after #ChurchToo）；F. T. Gench（2004）的《回到井邊：福音中婦女與耶穌的相遇》（Back to the Well: Women's Encounters with Jesus in the Gospels）；Tat-siong Benny Liew 和 Fernando F. Segovia（2022）合編的《一起閱讀聖經文本：追求少數化的聖經批判》（Reading Biblical Texts Together: Pursuing Minoritized Biblical Criticism）中有五篇討論是與《若望福音》第四章婦女議題相關的討論。文獻的詳細資料，敬請參閱「參考書目」。由於我在此處——（壹）前言處——的任務是簡潔地說明探討撒瑪黎亞婦人形象問題的問題意識，基於簡潔性和清晰性的原則，我並未對上述這些文獻進一步詳細探討和評論。

此外，由於本文的主要任務是嘗試以「文學象徵分析法」來解讀，並為女性主義視角重建撒瑪黎亞婦人積極形象指出文學路徑，因此本文運用女性主義視角時，僅用它來評估撒瑪黎亞婦人形象，作為象徵分析前的背景。至於女性主義視角相關研究的文獻探討，並未設段討論，而是散放在第（壹）前言處和第（叁）之（一）處。在（叁）之（一）的部份，我選用女性主義者 Jean K Kim（1997）的《韓國女權主義者對若福音 4:1-42 的解讀》（A Korean Feminist Reading of John 4:1-42）一文為代表文獻，來與傳統的釋經看法對照和說明，在此以 F. J. Moloney（1998）的詮釋為代表。之後，我提出我的方法和詮釋，即（叁）之（一）部份。

不可否認的是，本文的遺憾和限度是未能對上述所列的諸多文獻詳加討論作「文獻回顧」，相信它們必能為我論述的方向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也更能有力地映襯

的角度閱讀這段經文，認為撒瑪黎雅婦人的言論充滿質疑，具有批判精神，並讚美這則挑戰父權中心論和男性優越性（以耶穌和門徒為代表）的女性故事。（1997：109-119）Schneiders 則積極地表揚撒瑪黎雅婦人的芳表，認為她因與耶穌真理相遇，並成為基督信徒和使徒（Christian disciple-apostle），以行動為耶穌的使命作見證。（2003：137）

這樣看來，《若望福音》撒瑪黎雅婦人的形象似乎尚未蓋棺論定。由於讀者閱讀的視角不同，撒瑪黎雅婦人的形象仍有探討和詮釋的空間。為了探索文本中對婦女賦能有所貢獻的含意，本文試從文學象徵和女性主義視角這兩角度切入，分析撒瑪黎雅婦人身分認同和形象轉變的故事（若四 4-42）⁵。以下分成兩個部分討論：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環繞著「水」、「婚姻」和「耕收」的象徵進行長篇對話，因此，本文先探討文學象徵在《若望福音》中的含意和功能。其次，本文將從女性主義視角檢視關於撒瑪黎雅婦人的形象問題，並希望透過分析象徵來更新她的形象問題，並重新想像她的新身分。

本文主張，在對話期間，婦人一邊意識到自己的身分是由性別、種族和宗教傳統等外在因素所界定，一邊又覺察到耶穌與眾不同，並向她自我揭示：祂是「我是」的那一位（希臘文 Ἐγώ εἰμι，指的是天主）（若四 26），是「聖言成了血肉」的天主子（若一 14），是天主最大的象徵。撒瑪黎雅婦人與耶穌相遇和對話，逐漸受到啟發，最後接受耶穌而蛻變，成為跨越並通往新生命的象徵。

貳、《若望福音》中的象徵

撒瑪黎雅婦人和耶穌的相遇場景充滿象徵和象徵性意義。我們必須先瞭解象徵的含義，並認識象徵在《新約》第四部福音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因為這部福音的基督論和門徒之道與象徵密切相關。

一、什麼是象徵？

首先，我認為閱讀《若望福音》時明確地區分「記號」（sign）和「象徵」（symbol）兩個翻譯名詞是必要的。福音作者若望在這本福音中頻繁地使

本文的貢獻，即在（貳）和（參）之（二）的部份以「文學象徵分析法」來讀《若望福音》第四章，來重建撒瑪黎亞婦人。但這遺憾也開啟契機，留待日後的可能研究，那就是聚焦探討以女性視角閱讀撒瑪黎亞婦人的前景。

⁵ 本文使用思高版的《若望福音》來作文本分析和詮釋。（思高聖經學會，2015）

用希臘文 *σημεῖα* (*sēmeia*) 這個字，英文譯為 *sign*，中文譯為「記號」或「符號」，而思高版聖經譯為「神蹟」。這也許是反映《七十士譯本》⁶以 *σημεῖα* 這個希臘字來對譯希伯來文 *אוֹת* (*'ot*) 一字，因為在《希伯來聖經》中，這個字指的是神在以色列歷史中的偉大啟示和拯救（出十 1-2；戶廿六 10；申三十四 11）。（Schneiders, 2003：65）然而，Schneiders 認為「記號」（*sign*）和「象徵」（*symbol*）在語意上指稱不同的現實。（2003：66）雖然我們知道福音作者使用 *σημεῖα* 一字來指耶穌所行的神蹟，但為從文學象徵的角度來探索撒瑪黎雅婦人的新形象，且避免譯稱的混淆，本文將採用 Schneiders 對「象徵」的定義作為討論基礎，因為在她的定義中，「象徵」具有超越性的意涵。

那麼，什麼是「象徵」呢？《若望福音中的水象徵》（*The Symbol of Water in the Gospel of John*）一書羅列出不同學者對象徵所做的定義，實為百家之言，在以下僅舉幾例說明。（Jones, 1997）

W. Y. Tindall 將象徵定義為「不可見事物之可見標誌」，「載乘著某種不確定，無論如何嘗試，都留下神秘感，遠遠超越我們的智力。」（Tindall, 1955，如同 Jones 所引用，1997：15）對 H. Levin 來說，象徵是「兩個領域間的連結」。（Levin, 1964，如同 Jones 所引用，1997：15）M. G. Lawler 則認為它指向神秘。（Lawler, 1987，如同 Jones 所引用，1997：15）R. A. Culpepper 認為象徵難以捉摸，因其它「跨越知識、感性現實與神秘之間的鴻溝」。（Culpepper, 1983，如同 Jones 所引用，1997：16）D. A. Lee 視象徵不是「一種需要解碼的秘密語言」，而是「其內載傳真實」。（Lee, 1994，如同 Jones 所引用 Jones, 1997：17）C. Koester 認為，象徵是一種具有超驗意義的圖像、行為，或是人，而《若望福音》中的象徵「跨越上界和下界之間的鴻溝」（1995：4）。Schneiders 的定義綜合上述，得出結論：象徵是（1）一種可感知的真實；（2）它重現真實，（3）並使人有主體性地參與（4）超越性奧秘的（5）轉變經驗⁷。（2003：66）

Schneiders 對象徵的定義對本文中撒瑪黎雅婦人故事的解讀產生了兩個層面的影響。首先，象徵是《若望福音》「道成肉身」神學觀的核心要素。「聖

⁶ 《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是《希伯來聖經》的希臘文譯本，通行於新約時代。

⁷ 原文是 “The Symbol is (1) a sensible reality (2) which renders present to and (3) involves a person subjectively in (4) a transforming experience (5) of transcendent mystery.”（Schneiders, 2003：66）

言成了肉身」(若一 14) 這句經文指的是納匝肋人耶穌就是天主最偉大的象徵。換句話說，「從來沒有人見過」(若一 18) 的天主，在耶穌身上顯現了。其次，象徵是耶穌的門徒們和跟隨者獲得轉化的場所。這是因為象徵具有超越的性質，呼籲人與那超越者天主建立「主體對主體」(subject to subject) 的關係。(Schneiders, 2003: 67) 因此，象徵體驗是一種自我轉變的契機。

(Schneiders, 2003: 68) 撒瑪黎雅婦人與耶穌相遇，由原本耶穌向她要水喝，到向他請求活水，儘管婦人尚未理解耶穌所指活水的意義，但是她已經進入了啟示和接受的象徵性動態中。(Schneiders, 2003: 68)

總言之，象徵是超越體驗的關鍵。在《若望福音》中，它是一種啟示的媒介，是人與神相遇而獲得自我轉化的場所。天主是生命之源，而耶穌是天主的獨生子，來啟示天父。因此，他是生命之源，天主最大的象徵。當人透過他而認識天父，並參與子耶穌的生命時，就是永生(若六 40)，並且都得以轉化，成為神的兒女(若一 12-13)。Schneiders 這樣描述象徵所揭示的生命意義和其奧秘：

唯有藉著象徵，並正確地理解其含義，我們才能領略《若望福音》作者所要呈現的救恩圖像：「聖言成了血肉」。對若望而言，道成肉身是救恩啟示的開端，具象徵性和聖事性的幅度。耶穌和其跟隨者的歷史以象徵的方式成為救恩史的內涵。耶穌其人，包括其言語和行為，都成為象徵性的場合，天主和人類的關係在他身上獲得救恩性的轉變。(2003: 69)

二、為什麼認識象徵對閱讀《若望福音》至關重要？

Koester 提出若望神學的基本問題：「人如何認識天主？」福音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若一 18)，除了「那在父懷裏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他給我們詳述了。」(若一 18) 由此可見，神和人之間存在著鴻溝。用《若望福音》的話來說，天主是「由上而來的」，而人是「出於下地的」(若三 31)。但是，納匝肋人耶穌是「聖言成了血肉」(若一 18)，來啟示天主是誰，於是天上人間有了一座橋梁。

《若望福音》將耶穌描述為天主獨特且完全的「基礎象徵」(the foundational symbol) (Schneiders, 2003: 71、74)，是天主和祂救恩工程的唯一啟示。耶穌的言語和所行的神蹟和都是他本身的「自我象徵化」(self-

symbolization)。(Schneiders, 2003: 74) 他的言語中充滿象徵，包括：「光」、「黑暗」、「水」、「酒」、「麵包」、「葡萄樹」、「牧人」和「門」等；他的行為皆具有象徵性，例如：變水為酒、驅趕耶路撒冷殿內的商人、為門徒洗腳，以及復活拉匝祿；就連人物角色，相信耶穌之後也變得具有象徵性，意思是他們為相信耶穌而作見證，成為指向神聖的象徵。

因此，Koester 指出《若望福音》的象徵具有「同心性」(concentric)，皆以耶穌為中心。(1995: 4) 耶穌的角色獨特，是啟示天主的那一位，而福音中的圖像、行動和人物都有助於表明耶穌是誰。Koester 進一步闡述《若望福音》象徵的雙重結構：首要意義涉及基督論，次要意義則關乎作基督門徒的精神與實踐。從基督論到門徒的精神與實踐是動態性的，而這一點明顯地呈現在整本福音的圖像和行動中。(1995: 13) 然而，有些經文容易看出其聯繫，但在某些情況下仍含糊不清。

Koester 指出，聯繫最顯明的例子是耶穌的「我是言論」(“I am” sayings) (1995: 14)，例如：「我是生命的食糧」指的是耶穌，而後面所接「到我這裏來的，永不會饑餓；信從我的，總不會渴」指的是信徒(若六 35)；「我是世界的光」對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若八 12)；「我就是門」對應「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若十 9)。

在某些地方，兩者的聯繫含糊不清、模稜兩可，例如：耶穌提到從心裡流出的水，說：「從他心裡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七 37-39) 在此，讀者不清楚水是從耶穌的心裡流出，還是從信徒的心裡流出。水的形象與聖神密切連結。Koester 指出，由於象徵的矛盾性，同一圖像（這裡指水）具有主要層次和次要層次的意義。(1995: 14) 主要層次的意義為基督論，例如：耶穌向撒瑪黎雅婦人應許活水的源頭(若四 10)；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水將從他的肋旁流出(若十九 34)；耶穌復活時，將把水所象徵的聖神賜給門徒(若廿 22)。次要層次的意義以門徒為導向，例如：那些接受聖神，或從耶穌那裡喝水的信徒，心中就湧起聖神的活水，如耶穌向撒瑪黎雅婦人的應許所示(若四 14)。(Koester, 1995: 14)

總而言之，《若望福音》中的象徵以納匝肋人耶穌為核心。他是「聖言成了血肉」，是天主的「基礎象徵」，為向世人啟示永生的天主。耶穌透過象徵性的言語和行為，引導人們以信仰視角認識神。第四部福音的象徵揭露信仰的動態：與耶穌相遇意味著獲得轉變，成為門徒，並為他作見證。耶穌啟

示天主，是生命的象徵，他的跟隨者亦然。

為何選擇用文學象徵分析的方法來詮釋這段經文？本文的獨特貢獻所在？本文基於女性主義視角，一方面對這段經文保持批判性的思考，指出有損女性形象的成因，並拋棄這舊有的看法，另一方面則嘗試重建正面的婦女形象，以婦女賦能為目的。因此，以文學象徵分析來詮釋這段經文所得的結果正是本文的獨特貢獻所在。

參、撒瑪黎雅婦人的形象

從字面意義來解讀《若望福音》第四章撒瑪黎雅婦人的形象問題，她生命中擁有多位丈夫的事實，暗示她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且習以為常態。這樣的解讀方式形塑了撒瑪黎雅婦人身為罪婦的負面形象，使之成為婦女賦能的阻力。

然而，若以文學象徵分析的方法來重新詮釋這段經文，我們發現了一條新的路徑：身為讀者，我們不再按照字面意義去理解經文，也拋棄長久以來關於撒瑪黎雅婦人罪婦的問題形象，轉而從「象徵」意義去理解。這時，《若望福音》獨特的象徵搭起一座橋樑，引導讀者超越文字和現象表層，進入精神和靈性的世界。如此一來，讀者在閱讀這段經文時得以重新思考、想像並重建撒瑪黎雅婦人的身分和形象，就是本文目標所指，她成為文化和宗教的對話者，以及基督福音見證者之榜樣的可能性。

以下（一）探討撒瑪黎雅婦人如何從有問題的形象到形象問題的重建；（二）透過分析經文中的「水」、「婚姻」和「耕收」三個象徵，本文重新想像撒瑪黎雅婦人的身分和形象為「活水之井」、「天國新婦」，以及「福音的播種者」。

一、從問題形象到形象問題

Moloney 強烈地批評撒瑪黎雅婦人，以負面的角度呈現她的形象。（1998：114-150）他認為撒瑪黎雅婦人對耶穌說話時態度傲慢，誤解他啟示性的話語，甚至用「一場意志之戰」來形容兩人之間難以溝通。但是，耶穌最終在言談思想上佔了上風，「奪回權威」（1998：115），向她指出天主要賜給她和撒瑪黎雅人一份恩寵的禮物（若四 10）。在對話過程中，無論耶穌如何努力解釋，撒瑪黎雅婦人似乎都無法接受這份禮物。Moloney 評議「那個

女人逃跑了，留下了她的水罐」（若四 28）。（1998：130-131）此外，鎮上的撒瑪黎雅人雖然因她的緣故而引起認識耶穌的興趣和渴望，但也不理會女人的話，而是對耶穌之言有自己的見解和反應（若四 42）。Moloney 的結論是，《若望福音》的撒瑪黎雅婦人對耶穌只有部分的、且條件式的信仰。她被歸類在不信者的行列，如同尼苛德摩（第三章）和不信的「猶太人」一樣。（1998：131）

Moloney 肯定福音作者所傳達的崇高基督論，那就是：耶穌來自天上，將天主恩賜的活水帶給人們（若四 10）；他像先知梅瑟一樣引領人歸信（若四 19-26）；他被天父派遣，去收割天國的莊稼（若四 31-38）；藉著耶穌，天主的啟示和拯救超越了猶太教的界限，普及所有人類，包括各種族、文化和宗教。（1998：148）儘管這些神學教導正確無誤，但 Moloney 的評論不自覺地落入以男性視角為中心的陷阱，對撒瑪黎雅婦人產生傲慢的評價。在此處，強調耶穌為主和救主的身分使 Moloney 將婦人貶低為罪人的身分，如此一來大大地減損女性形象。此外，強調耶穌寬容大度的詮釋，其後暗藏著男性和族群的優越感，暴露缺乏平等起點的心態。這類型的詮釋無助於改善性別、族群、文化和宗教之間的對話。因此，Moloney 對這段經文兩極化的詮釋隱含爭議，對重建撒瑪黎雅婦人形象的議題難有貢獻。

同樣，J. K. Kim 對撒瑪黎雅婦人的看法也是悲觀的，認為她是「受害者」和「男性的客體」（an object of men）（1997：109-119）。Kim 認為，在殖民主義和女權視角的脈絡中審視撒瑪黎雅婦人的形象，發現傳統詮釋長久以來暗藏著霸權對邊緣的壓迫。（1997：109）詮釋者試圖將耶穌英雄化，主張他跨越界線，以破除種族、宗教、性別和道德的阻礙；他與撒瑪黎雅婦人的對話使她回到話語權的舞臺，將她從舊的處境釋放出來，提升了她的社經地位。Kim 卻對這類型詮釋者的善意潑了一盆冷水，批判他們懷著「浪漫的觀點」。（1997：111）她冷靜地指出事實：從一開始，撒瑪黎雅婦人因她的女性性別和撒瑪黎雅族群被視為低於耶穌的男性性別和猶太族群。Kim 所持的看法與 Moloney 相反，認為耶穌回答撒瑪黎雅婦人的問題時看似漫不經心且迂迴拐繞，甚至以強調他提供的水更具優越性來忽視她的問題（若四 13-14）。（1997：111）

此外，Kim 指出，儘管有些詮釋者承認《若望福音》運用了「諷刺」的文學技巧來反襯耶穌作為全知的啟示者和默西亞的身分（1997：111-112），

但具有批判精神的閱讀者不可忽視撒瑪黎雅婦人和其族群形象被貶抑的事實。這裡指的是撒瑪黎雅婦人從字面理解耶穌的言語，對談過程中顯露婦人不斷誤解的知識落差，例如：五個丈夫或男人的話題是為強調耶穌是先知（若四 16-19）；耶穌否認了撒瑪黎雅人的敬拜傳統，說：「你們所敬拜的，是你們所不明白的；你們所敬拜的，是你們所不明白的。我們敬拜我們所明白的，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若四 21）簡言之，Kim 認為這類詮釋難免使撒瑪黎雅婦人落入下風，成為只為揭示耶穌身分的媒介，因此她不可能成為和耶穌一樣是啟發者、傳道者或門徒。Kim 更激進地說，撒瑪黎雅婦人是《若望福音》作者筆下的受害者，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耶穌中心論的受害者。（1997：112-113）

儘管 Kim 試圖將撒瑪黎雅婦人的形象從男性意識形態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使她不屈從於福音中任何男性的角色（耶穌和門徒），也不任男性的福音作者和詮釋者掌控話語權，但 Kim 的視角難免因自身的意識形態而有偏頗，評論難以中肯。她忽視了福音作為宗教的啟示真理，逃避了耶穌為主子的身分，也因此遮掩了福音所要傳達給所有人的救贖之愛訊息：「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三 16）

我提出與 Moloney 和 Kim 不同的看法，即從文學象徵角度來分析《若望福音》第四章 4-42 節，結果發現所讀是一個身分認同和形象轉變的生命故事。以象徵視角來理解《若望福音》記述的耶穌故事，就是認識天主子耶穌道成肉身，降世傳達天主對世人的「渴望」⁸：經文描述，耶穌「必須經過撒瑪黎雅」（若四 4）；在那裏，耶穌表達了口渴（水）和飢餓（食物）。撒瑪黎雅婦人因與耶穌相遇和對話而生命逐漸地轉化，生命和信仰都獲得提升，成為耶穌基督救贖之愛的見證人和傳揚者（若四 39）。以下圍繞著這篇經文主要的三個象徵——「水」、「婚姻」和「耕收」，嘗試分析和解讀，以期重塑撒瑪黎雅婦人的新形象。

二、撒瑪黎雅婦人的新形象：活水之井、天國新婦、福音的撒種者

⁸ S. D. Moore 指出，天主（父）透過耶穌（子）所表達的渴願是「一個黑洞，慢慢地吸引若望的宇宙進入其中。」原文是“God’s desire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the Son is ‘a black hole that slowly draws the Johannine cosmos into it.’”（1993：225-227）。

首先，《若望福音》第四章 4-42 節所處的文學脈絡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故事的主題。撒瑪黎雅婦人的故事發生在《若望福音》第一部分的文學結構中，即《神蹟之書》（the Book of Signs）。耶穌透過施行各種神蹟來號召人們相信他。更確切地說，這個故事位於耶穌所行的兩個迦納神蹟之間：（一）婚禮上變水成酒（若二 1-11）；（二）治癒王室官員之子（若四 46-54）。耶穌在第一個神蹟中首次彰顯自己的光榮，結果是門徒們「開始相信他」（若二 11）。耶穌的母親在此發揮重要的作用，就是請求耶穌施行神蹟，促進了門徒們的信仰。第二個神蹟是耶穌在迦納所做的最後一件事，結果是官員之子恢復生命，然後官員和全家「都相信了」（若四 53）。儘管耶穌並未向撒瑪黎雅婦人施行任何神蹟，但他透過對話向她發出了第一個「我是」的聲明。此次相遇的結果是婦人返回自己的城裡（若四 28），並且為他作證（若四 39），於是就有許多撒瑪黎雅人「開始相信他」（若四 39）。因此，《若望福音》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的故事是一個因信仰而獲得豐富生命的故事。納匝肋人耶穌作為生命之源天主的象徵，藉著象徵引領撒瑪黎雅婦人進入天主的生命。

這段經文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分析，皆以耶穌為核心。首先是耶穌和女人之間的對話（若四 4-29；若四 39-42）；第二部分是耶穌對門徒的教導（若四 27-38）。然而，我建議將它們視為整體，因為耶穌對門徒的教導可視為他對撒瑪黎雅婦人的含蓄評論或間接讚揚，一如 Sjeff van Tilborg 所說：「耶穌間接地表達自己的欽佩，並使撒瑪黎雅婦人成為門徒的榜樣。」（1993:188）在此，我們聚焦在經文的象徵圖像上——「水」、「婚姻」和「耕收」，因為它們蘊意著豐富的生命。

首先，水是《若望福音》中最為普遍的象徵。福音作者試圖透過它來傳達耶穌是誰，以及他要帶給人們什麼樣的生活。施洗若翰（John the Baptist）用水施洗，是為了表明耶穌是天主派遣來用聖神施洗的那一位（若一 24-25）；耶穌變水成酒，為彰顯他的光榮（若二 6）；耶穌告訴尼苛德摩，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才能進入天主的國（若三 5）。耶穌將活水賜給撒瑪黎雅的一個婦人（若四 10）；耶穌在「貝特匝達」水池旁醫治了一位向他尋求幫助的病人（若五 7-8）；耶穌吩咐胎生瞎子到史羅亞水池洗潔，使他看見（若九 7）；耶穌在他死亡前夕為門徒們洗腳（若十三 5）；最後，當一名士兵刺穿他的肋旁時，血和水流了出來（若十九 34）。

水是人類生活中最基本且常見的要素。沒有水，無人能夠生存。儘管水

對人類十多重重，具有多重意義，但首要的是賦予生命。Lee 指認水的三個主要功能是（一）止渴、（二）洗潔和（三）分娩。（2002：65）她指出《若望福音》中與水相關且最著名的場景便是撒瑪黎雅婦人的故事，而且其中水的象徵隱含著性別上的意義。（2002：65）Reid 則認為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相遇所提的水與分娩新生命息息相關。耶穌提供給婦人的是生命的活水，象徵天主自我給予的禮物，給予和接受的互動最終激發這位婦人為他的使命而奔波，在撒瑪黎雅催生了基督的使命。（2007：159-160）Schottroff 更積極地肯定這位婦人，強調她和耶穌對話時所扮演「活躍」的角色（1998：167），肯定她是「提供活水的女性……（並且）將成為活水的來源。」（1998：168）因此，撒瑪黎雅婦人不僅是天主恩賜的接受者，也成為天主恩賜的媒介。（Reid，2007：160）耶穌與撒瑪黎雅婦人談論活水的場景（第四章）、向尼苛德摩教導重生的場景（第三章），以及為門徒濯足潔淨的場景（第十三章），匯聚了水象徵的三個幅度。這三個幅度在耶穌肋旁被刺而血水併流的場景臻至高峰（若十九 31-37）。Lee 指出，這些場景成為「分娩新生命的聖事象徵，透過淨化和賦予生命的聖神而恩賜給人。」⁹

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談論水的議題，顯然是一個轉變與新生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中，耶穌的言語和行動都是象徵性的，其目的是啟示人。耶穌的存在讓婦人先注意到身分殊異帶來的隔閡和爭議。接著，耶穌引導她進入「天主的恩賜」（若四 10）這議題。撒瑪黎雅婦人對耶穌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既是個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呢？」（若四 9）讀者由此覺察，這場相遇顯然不是一席輕鬆和諧的對話，因為耶穌和婦人在不同的認知層面上交談。然而，當耶穌不僅談論水，而且透過水這一象徵來啟示自己的真實身分時，婦人的興趣和理解在談話中被激發。她能夠進一步地參與這場關於文化、宗教和神學的對話，在靈性上獲得提升。

Hysten 認為，撒瑪黎雅婦人可能知道「活水」的傳統。（2009：44-45）雖然撒瑪黎雅人只接受梅瑟五書為他們的聖經，但他們熟悉天主在曠野中供水給以色列民的故事（出十五 22-27；十七 1-7）。他們必定知道《希伯來聖經》中水的象徵意味著天主豐沛的賞賜，包括智慧和生命（箴十三 14；十八 4；依三十五 6-7；四十一 17-18；五十五 1-2；五十八 11；耶二 13；十七 7-8，

⁹ 原文是 “a sacramental symbol of new life, given through the purifying and life-giving Spirit”。（Lee，2002：65）

13)。因此，撒瑪黎雅婦人必定相當熟悉這兩種傳統。此外，撒瑪黎雅人認為他們追隨的是雅各伯的天主。當這位婦人提及雅各伯井是她族人宗教身份的源頭時（Hysten, 2009：44-45），便質疑耶穌的身份，問：「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還大嗎？他留給了我們這口井，他和他的子孫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過這井裏的水。」（若四 12）耶穌則透過婦人的提問，進一步地啟示他是「活水」：「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若四 14）從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的互動中，我們可以發現，儘管撒瑪黎雅婦人並未完全理解耶穌的啟示，但她「尋隨耶穌談話的方向，擴展思路」（Hysten, 2009：47），加深了對耶穌的認識。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撒瑪黎雅婦人與耶穌相遇後，因對話的領悟，獲得了靈性的提升，相信了耶穌和他所要給予的豐富生命。她向耶穌索水喝，並確認他提供的水可以滿足她的需要（若四 15）。最後，撒瑪黎雅婦人把水罐留在雅各井旁，返回她的村莊去作見證人（若四 28）。Schottroff 指出她這一舉動象徵性地表達出她所新發現的自由，Lee 也認為她對水的理解已經從字面上的理解，轉變為象徵性的理解。（Resseguie, 2001：80）Hysten 感到驚訝，因為這名婦女竟願意放下她固守的傳統——以祖先的井為代表，轉而接受從耶穌而來的「天主的恩寵」。（2009：47）撒瑪黎雅婦人顯然已經有所轉變，新身分就是耶穌基督的信徒。

其次，撒瑪黎雅婦人的新身分也體現在性別的象徵上。耶穌和婦人之間的第二輪對話也根植於婦人的日常生活中。正如耶穌的第一個提問是關於「水」，希望向婦人表明自己「活水」的身分，耶穌主動向婦人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則是關於「丈夫」和「男人」（若四 16-18），希望表明他是那位真正的「新郎」，而撒瑪黎雅婦人的新身分是「新娘」和天主的「新子民」。

傳統上，撒瑪黎雅婦人被描繪成有罪的女人，暗示她的生活方式不符合道德，因為她的婚姻史曾有過五個丈夫，而且現在正與一個男人同居（若四 18）。一如 C. A. Reeder 在《撒瑪黎雅婦人的故事：在#ChurchToo 後重新思考若望福音第四章》中提出，在教會詮釋史中，這位井邊婦人通常只被狹隘地解讀為她的性別和婚姻的歷史。大多數人熟悉她的形象為一個罪人、一個通姦者，甚至是一個妓女。隨著這種解讀，我們必須當心，是不是有人會因此誤會經文中的耶穌與撒瑪黎雅婦人調情，並想要趁人之危？Reeder 認為，這類對撒瑪黎雅婦人的性別物化，以及對她正面貢獻的忽視，持續影響人們看

待並對待女性的方式，包括許多基督教群體未能妥善處理虐待指控的現象。因此，她認為重新詮釋這段經文，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撒瑪黎雅婦人是必要的，好能在 #MeToo 和 #ChurchToo 的時代以真正尊重女性價值與其聲音的方式來讀福音的好消息。(Reeder, 2022)

許多女性主義者出於重建女性形象的需要，指出這段有關男女關係的對話應該顧及《若望福音》整部福音，甚至整部聖經的脈絡，並考慮《若望福音》的文學和修辭技巧，建議從象徵意義，而非從字面上去理解經文含意。例如，Schneiders 指出，耶穌在對話開始，以五個「丈夫」暗喻「姦淫／偶像崇拜」(adultery/idolatry) 的象徵方式，傳達希伯來聖經中的先知傳統和呼籲。(2003: 139) 這五個「丈夫」其實是指撒瑪黎雅人的朝拜對象，即五個不同的外邦神祇，而不是理應她「丈夫」的那一位，即指敬拜唯一的雅威。(2003: 140) 這樣一來，撒瑪黎雅婦人象徵著整個撒瑪黎雅人，當他們面對猶太的一神信時體現的是混雜多元宗教觀。如此來理解「丈夫」這段經文，撒瑪黎雅婦人度淫亂生活的罪婦形象得以澄清。

此外，Fehribach 提出象徵化解讀的原因和好處：(一) 撒瑪黎雅婦人這段經文的上下文脈絡早已預示新郎和新婦的關係，例如：迦納婚宴(若二 1-11)、洗者若翰關於「默西亞」、新娘和新郎的評論(若四 28-29)；(二) 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井邊相遇的場景是《希伯來聖經》中締結婚盟場景的延續，例如：黎貝加和依撒格(創廿四 10-61)、辣黑耳和雅各伯(創廿九 1-20)、漆頗辣和梅瑟(出二 16-22)(Fehribach, 1998: 49-52)；(三) 這段經文充滿了性的象徵，例如：「井」、「水」、「泉」、「田地」、「果實」、「播種者」、「收割者」和「收割」。(Fehribach, 1998: 52-58) 因此，Fehribach 認為應將撒瑪黎雅婦人視為撒瑪黎雅人的代表。她象徵性地成為新郎「默西亞」的新娘，也就是耶穌即將締結婚盟的對象，即天國的新婦。耶穌在她身上播下信仰的種子後，她結實纍纍，生產了信仰的後代。她也可以代表所有的撒瑪黎雅人，是新郎耶穌渴望與之建立天上家庭的對象。(Fehribach, 1998: 47) 如此來理解，撒瑪黎雅婦人得以重建形像，以積極的面貌呈現在公共視野。

第三，關於「朝拜」的對話之後，撒瑪黎雅婦人撇下了自己的水罐，往城裏去向人講述她與耶穌相遇的事件。(若四 28-29)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場相遇和對話必定啟發了這位婦人，使她的生命和生活方式獲得轉化，成為

新生命的見證人。在此處，與耶穌對話的對象並不是撒瑪黎雅婦人，而是門徒們（若四 31-38），但耶穌話中所含的象徵圖像卻與撒瑪黎雅婦人的新形象息息相關，即「福音的撒種者」。

首先，耶穌提及自己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他來的天父的旨意，完成天父的工作。（若四 34）而撒瑪黎雅婦人，此刻正像耶穌一樣，承行天父的旨意，並且從事祂的工作。對她而言，物質性意義的「水」、「丈夫」和「朝拜場所」已退居次要地位，此刻更重要的是她意識到眼前這一位耶穌，以及他帶來的啟示。敏銳的撒瑪黎雅婦人在這位陌生人身上察覺到一種十分真實的可能性，那就是天主在歷史中再次行動了：祂遣來了那位如同梅瑟一般、眾人期待已久的先知；默西亞將要復興並更新祂的子民。（Day, 2003: 173-174）因此，她迫不及待地返回城裡，告訴她的同胞這個訊息。

其次，耶穌與門徒的對話也從旁印證了撒瑪黎雅婦人付諸行動，作「福音的撒種者」。（若四 35-38）在門徒面前，耶穌用「田地」、「收割」、「播種者」、「收割者」、「莊稼」、「收穫」這些象徵來讚美婦人正在播種即將收割的種子。（Tilborg, 1993: 15）耶穌以間接性的方式指出她正參與天父和他的使命，說：「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如此，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若四 36）

因此，我們可以說，撒瑪黎雅婦人在耶穌的使命中，扮演的是和耶穌母親一樣的角色。她們都催生了耶穌的使命：引領他人相信耶穌而有新的生命。耶穌的母親在迦納婚宴中促使耶穌行了神蹟，門徒因而相信了耶穌（若二 1-11）；撒瑪黎雅婦人的作證則促使撒瑪黎雅人來到耶穌跟前，他們也因信從了耶穌，而成為天主的孩子（若四 39-42）。（Fehribach, 1998: 47）

如此一來，撒瑪黎雅婦人不僅與耶穌的母親相提並論，還與門徒同等視之。Schneiders 肯定她就是耶穌真正的跟隨者、門徒，甚至是宗徒（2003: 137），因為她放下了自己日常打水的雜務，轉而向小鎮傳報福音。Maccini 也指出，就像耶穌曾邀請雅各伯和另一個門徒（若一 39），斐理伯曾邀請納塔乃耳（若一 46）來看看，撒瑪黎雅婦人也邀請她的鄉人，說：「你們來看！」（若四 29）（1996: 129-131）

撒瑪黎雅城裡的人對這位婦人見證的回應，進一步地表明她並非是一個不道德或放蕩的女子，因為人們聽進她的話，並認真地考慮她所提的可能性，且願意跟隨她回到井邊去親自探究和評估耶穌。（若四 29-30, 39）倘若

她真是一名聲名狼藉的放蕩女子，那城裡的居民這樣的回應似乎不合情理。人們更有可能嘲笑、譏諷並羞辱她，並難以相信她這樣的罪婦會遇見神聖的使者。然而，經文所描述的是城裡的人迅速且正面地回應她，似乎急切地想相信她的話。Day 的詮釋這樣推論，撒瑪黎雅婦人遇見耶穌之前，或許已經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且在日常生活中尋求祂的旨意，因此她能夠跟隨耶穌談話所要引領她的方向（2003：174-175），或許這也是她言語具有影響力的原因。

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以文學象徵和女性主義批判的角度探討了《若望福音》中撒瑪黎雅婦人的身分認同和形象轉化的故事（若四 4-42）。探討結果顯示，認識象徵確實是讀懂《若望福音》的關鍵。象徵在第四部福音中是具有超越性的標記，也是人與神相遇、對話、受啟發、轉化，並獲得新生命的場所。經文明言納匝肋人耶穌，其真實身分是「聖言成了血肉」（若一 14）。他就是天主最大的象徵，而他在世界的使命是透過其言語和行動的象徵性向人啟示天主的恩賜。

撒瑪黎雅婦人在詮釋史中的形象尚未蓋棺論定，因為讀者有不同的閱讀視角。身為現代讀者，我們置身於促進男女平權，鼓勵婦女社會參與的生活中，因此帶著批判的精神檢視過往偏頗並抵損婦女形象的詮釋實有必要；但讀者也不應忽略《若望福音》的本質是宗教經典，而福音的耶穌來啟示並體現好消息：屬天的恩寵和救贖之愛。

當我們以文學象徵和女性主義視角去重讀《若望福音》第四章的故事時，我們發現了撒瑪黎雅婦人的新形象：井邊與耶穌相遇後，她的自我認識有了轉變，開放自己去領受信仰的恩賜，透過耶穌而獲得新生命。這場相遇和對話充滿了象徵和意義，使人認識天主和新生命的意義，包括：挑戰和改變，揭示和接受，對話和聆聽，追尋和獲得，愛和被愛，進入生命和成為生命本身。如同天主最大的象徵耶穌，他是恩賜活水的新郎和撒種者，撒瑪黎雅婦人轉化後成為新生命的象徵：她是一口生活的井，供人暢飲生命活水；她是默西亞的新娘，是天國新婦，與基督重締合一的盟約；她是福音的撒種者，引人領受生命預許的永恆豐收。

參考文獻

- 《思高聖經》（2015）。香港：思高聖經學會。
- Day, Janeth Norfleete. (2002). *The Woman at the Well: Interpretation of John 4:1-42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Leiden: Brill.
- Fehribach, Adeline. (1998). *The Women in the Life of the Bridegroom: A Feminist Historical-Literary Analysi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Fourth Gospel*.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 Fiorenza, Elisabeth Schüssler. (1983). *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 London: SCM Press.
- Gench, Frances Taylor. (2004). *Back to the Well: Women's Encounters with Jesus in the Gospel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 Hysten, Susan. (2009). *Imperfect Believers: Ambiguous Characters in the Gospel of John*.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 Jones, Larry Paul. (1997). *The Symbol of Water in the Gospel of John*. Sheffield, Englan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 Kim, Jean K. (1997). A Korean Feminist Reading of John 4:1-42. *Semeia*, 78:109-119.
- Koester, C. R. (1995). *Symbolism in the Fourth Gospel: Meaning, Mystery, Community*.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 Lee, Dorothy A. (2002). *Flesh and Glory: Symbol, Gender, and Theology in the Gospel of John*. New York: Crossroad.
- Liew, Tat-siong Benny and Fernando F. Segovia. (2022). *Reading Biblical Texts Together: Pursuing Minoritized Biblical Criticism*. Ann Arbor: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 Maccini, Robert Gordon. (1996). *Her Testimony is True: Women as Witnesses According to John*. Sheffield, Englan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 Moloney, Francis J. (1998). *The Gospel of John*.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 Moore, S. D. (1993). Are There Impurities in the Living Water that the Johannine Jesus Dispenses? Deconstruction, Feminism, and the Samaritan Woman. *BI*, 1: 207-27.

- Newsom, Carol A, Sharon H. Ringe, and Jacqueline E. Lapsley, eds. (2012). *Women's Bible Commentary*. Third edi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 Reeder, Caryn A.(2022). *The Samaritan Woman's Story: Reconsidering John 4 after #ChurchToo* . InterVarsity Press.
- Reid, Barbara E. (2007). *Taking Up the Cross: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Latina and Feminist Eyes*. Minneapolis, Minn.: Fortress Press.
- Resseguie, James L. (2001). *The Strange Gospel: Narrative Design and Point of View in John*. Leiden; Boston: Brill.
- Schneiders, Sandra Marie. (2003). *Written That You May Believe: Encountering Jesus in the Fourth Gospel*. New York: Crossroad.
- Schottroff, Luise. (1998). The Samaritan Woman and the Notion of Sexuality in the Fourth Gospel. In Fernando F. Segovia (Ed.), *What is John?* (pp. 157-181).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 Tilborg, Sijef van. (1993). *Imaginative Love in John*. Leiden; New York: E.J. Brill.

Symbols, Crossing Boundaries, Faith and New Life: Re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Johannine Samaritan Woman from the Literary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CHEN Ching -Yi

**Ph.D. student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Gospel of John, Jesus and the Samaritan woman have a long dialogue surrounding the symbols of "water", "marriage" and "harvest" (Jn 4:4-42). Why symbols? Why is it crucial to know symbol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Gospel of John? Will the image of the Samaritan woman become problematic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Johannine symbolism? How do we interpret the story of the Samaritan woman so that it can be the good news for women? Setting out from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story of the Samaritan woman in terms of her new identity and images through the literary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The feminist lens will help readers to examine the problematic images and the image issue of this woman; the literary lens, especial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symbols, will help readers to re-imagine her new identity and imag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fter encountering and dialoguing with Jesus, the Samaritan woman, who is gradually enlightened and eventually believes in Jesus' words, is transformed into a living symbol like Jesus the Incarnation Word, who crosses boundaries and leads people to new life. The new images of the Johannine Samaritan woman are "the well of living water," "the bride of kingdom of heaven," and "the sower of the gospel."

Keywords: the Gospel of John, the Samaritan woman, symbols,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